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三 四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六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三　　宋　姚鉉　編

書五 摠一十一首

論選舉五

與權德輿書 柳冕

荅柳福州書 權德輿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答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論諫諍二

與人論諫書　杜牧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論仕進一

答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論虛无一

與鄭駙馬書　張說

論法乘一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論服餌一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與權德輿書　柳冕

冕白昔仲弓問為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

晉尚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恥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閤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意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生豎子比肩

登第不亦失乎閤下因從容啓明主稍革其獘奏爲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上等其精於誦注者與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仕人至衆而人物殄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獘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履行者俾之入仕即清識君

子也俾之立朝即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即海内人物不亦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今海内人物顒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即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冕頓首

荅柳福州書　　權德輿

來問見愛慇懃甚厚疏以先師對仲弓有司之說又曰由於有司以風天下誠哉大君子之言理道也今之取士在於禮部吏部按資格以擬官奏郎官以考別失權衡重輕之本無乃甚乎至於禮部求才猶似為仁由己然亦沿於時風豈能自振嘗讀劉秩祭酒上疏云太學設官職在造士士不知方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常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奏此君子之心也君子之言也況以蒙劣辱

當儀曹為時求人豈敢容易然再歲計偕多有親故故進士初牓有之帖落有之策落有之及第亦有之不以私害公不以名廢實不敢自愛不訪於人兩漢設科本於射策故公孫弘董仲舒之倫痛言理道近者祖習綺靡過於雕蟲俗謂之甲賦律詩儷偶對屬況十數年間至大官右職教化所繫其若是乎是以二年已來叅考對策不訪名物不徵隱奥求通理而已求辨惑而已習常而力不足者則不能迴復於此故或得其人庶他時

有通識懿文可以持重不遷者而不盡在於齪齪科第也明經問義有幸中所記者則書不停綴令釋通其意則面牆木偶遂列上第未如之何頃者參互其問令書釋意義則於疏注之中苟删撮旨要有數句而通者昧其理而未盡有數紙而黜者雖未盡善庶稍得之至於來問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而不在於注疏者雖令學究一經之科每歲一人猶慮其不能至也且明經者仕進之多數也注疏者猶可以質驗也不者儻有司率

情下上其才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則蕩然矣無乃然乎古人云勉彊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中庸有困而行之勉彊而行之鄙雖不敏敢忘勉彊之道邪大凡常情為近習所勝没没於聞見汲汲於進取苟避患安時俾躬處休以至老死自為得計豈復有揣摩古今風俗整齊教化根本原始要終長轡遠馭如閣下吐論之若是者邪此鄙人所以喟然三復而不知其已也來問又言三代兩漢至近古所不同豈古化敻遠之不可復邪

復因緣漸靡而操執者不之思邪鄙人頑固謹俟餘論因自發舒懟怍無量德輿再拜

上宣州高大夫書　　杜牧

某頓首再拜自去歲前五年執事者上言云科第之選宜與寒士凡為子弟議不可進熟於上耳固於上心上持下執堅如金石為子弟者魚潛鼠遁無入仕路某竊惑之科第之設聖祖神宗所以選賢才也豈計子弟與寒士也古之急於士者取盜取讐取於夷狄豈計其所

由來況國家設取士之科而使子弟不得由之若以科第之徒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為治則國朝自房梁公已降有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不令得美仕則自堯已降聖人賢人率多子弟凡此數者進退取捨無所依據其所以憒憹而不曉也堯夫子子也禹公子也文王諸侯孫與子也武王文王子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夫子天子裔孫宋公六代大夫子也春秋時列國有其社稷各

數百年其良臣多出公族及卿大夫子孫也魯之季友季文子叔孫穆子叔孫昭子孟獻子皆出於三桓也臧文仲武仲出於公子彄柳下惠出於公子無駭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以王父字為氏展禽是也宋之良臣多出於戴桓武莊之族也舉其尤者華元子罕向戌是也衞之良臣亦公族及卿大夫之裔也舉其尤者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皆公族也子鮮公子也史狗史魚甯武子卿大夫之裔也齊之晏嬰晏桓子子也曹之子臧公子也吳

之季札王子也鄭之良臣皆公孫公族也舉其尤者子封子良子罕子展子皮子產子張子太叔是也楚之良臣子囊子西子期皆王子也子庚王孫也其卿大夫之裔鬬氏生令尹子文後有鬬辛鬬巢鬬懷（昭王返國皆有大功）蔿氏生蔿賈孫叔敖（蔿艾獵）薳啓疆薳子馮薳掩薳罷屈氏生屈蕩屈到屈建（子木）六國時有昭奚恤公族也屈原諸屈後也皆其祖先於武王文王時基楚國為霸者用其子孫其社稷埀九百餘年至於晉國最為彊其賢臣尤

多有趙氏魏氏韓氏狐氏中行氏范氏荀氏羊舌氏欒氏郤氏祁氏其先皆武公獻公文公勤勞臣也用其子弟召諸侯而盟之者僅三百年在六國齊之孟嘗趙之平原魏之信陵皆王子王孫也齊復有司馬穰苴亦王族也其在漢魏已下至於國朝公族之子弟卿大夫之胄裔書於史氏為偉人者不可勝數不可殫論聖賢才能於子弟中復何如也言科第浮華輕薄不可任用則國朝房梁公玄齡進士也相太宗凡二十一年為唐宗

臣比之伊吕周召者郝公處俊亦進士也為宰相時高
宗欲遜位與武后處俊曰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
陛下之有但可傳之子孫不可私以與后高宗因止來
濟上官儀李玄義皆進士也後為宰相濟助長孫太尉
褚河南共摧武后者後突厥入塞免冑戰死儀革廢武
后召玄義助處俊言不可以位與武后婁侍中師德亦
進士也吐蕃彊盛為監察御史以紅抹額應猛士詔躬
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八百萬石二十四年西征兵不

之食薦狄公為相取中宗於房陵立為太子漢陽王張公柬之亦進士也年八十為相敺致四王手提社稷上還中宗郭代公元振亦進士也鎮涼州僅十五年北卻突厥西走吐蕃制地一萬里握兵三十萬武氏愓息不敢移唐社稷魏公知古亦進士也為宰相癈太平公主謀以佐玄宗及卒也宋開府哭之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産古之遺愛兼而有者其魏公乎姚梁公元崇登第下筆成章舉首佐玄宗起中興業凡三十年天下幾無一

人之獄宋開府璟亦進士也與姚唱和致開元太平者劉幽求登制策科與玄宗徒步誅韋氏立睿宗者蘇氏父子皆進士也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酷吏中不失其正於中宗朝誅反賊鄭普思於韋后黨中小許公佐玄宗朝號為蘇宋張燕公說登制策科排張易之兄弟贊睿宗請玄宗監國竟誅太平公主招置文學士開内學館玄宗好書尚古封中泰山祀后土因燕公也張曲江九齡亦進士也排李林甫牛仙客罵張守珪不斬安禄

山謫老南服年未七十張巡亦進士也凡三入判等以兵九千守睢陽城凡周歳拒賊十三萬兵出天寶雜記使賊不能東進尺寸以全江淮元和中宰相河東司空公中書令裴公皆進士也裴公仍再得宏辭制策科當貞元時河北叛齊蔡亦叛階此蜀亦叛吳亦叛他未叛者皆高下其目熟視朝廷希嚮彊弱而施其所為司空始相憲宗廢權倖之機牙令不得張收斂百職歸於有司命節度使出朝廷不由兵士始自撫州除袁相為滑州滑州凡三月無帥三

軍無事憲宗始信之自此不用貞元故事以行軍副使大將軍為節度使拔取沈滯各還其官開州取唐舍人為職方郎中知制誥饒州取李趙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在貞元中皆十餘年遷逐其他似謫者亦皆當叙用也然後西取蜀東取吳天下仰首始見白日裴公撫安魏博使田氏盡歸六州元和中翦蔡劇賊於洛師脇下招來常山質其二子以累其心取十三城使不得與齊交手為寇因誅師道河南盡平當是時天下幾至於太平凡此十九公皆國家與之存亡安危治亂者也不知科第之選復何如也至於智效一官忠立一

節德行文學不可悉數董生云春秋之義變古則譏之
傅說命高宗曰鑑于先王成憲其以永無愆故殷道復
興鴻鴈美宣王能復先王之道西漢魏相佐漢宣帝為
中興但能奉行漢家故事姚翆佐玄宗亦以務舉貞觀
之法制耳自古及今未有背本棄古而能致治者昨獲
覽三郎秀才新文凡十篇數日在手讀之不倦其旨意
所尚皆本仁義而歸忠信加以辭彩遒茂皎無塵土況
有誠明長厚之譽於千人中儻使前五六年得進士第

今可以出入諫官御史助明天子為治矣古人云三月不仕則相弔安有凡五六年來選取進士施設網罟如防盜賊言子弟者噎啞抑鬱思一解布衣與下士齒厥路無由於古今未前聞也其因覽三郎文章不覺發憤略言大概干觸尊重無任惶懼其再拜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以世舊遂獲謁見叙古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文

言之眷意甚露郁頊頊欝堙二年無聞摧頽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雜於礫石之中童子美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鏌鋣卧於鉛鈍之中下工覩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嬙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覩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

宿瘤亦不多遠也茍與乎擁腫礫石鉛鈍宿瘤輩果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況逃乎良工巧治有識者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治有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真已為擁腫礫石鉛鈍宿瘤矣何止與斯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諭之曰今子之道尚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遇也子之道豐蔀也予且有峍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乘之珍而窑櫝之有切玉之利而謹橈之有傾都之豔而深帷之雖使離

婁左執光而右拭背迫而索之固亦不能知矣子何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覩之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能焉已必不材也不寶也不利也不姝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已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鋒幹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予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尚不能以亟況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自減盈消息其旨

稍有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嘆曰吁後來惡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為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稱嗟無不至也其間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為公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皷之不啻若自口出此其所以為公不能甚力致遑遑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公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

之談者不與我符愛也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為不辱遂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搖之善而未具者決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天地之間無乃

以寂寥乎昔孔子飭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聞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為播孔子之聖如此其大乎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等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巳往復之道不幾乎息矣郁不肖辱承大賢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意欲以大賢擇衆賢而使七十子之徒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

答獨孤秀才書　　權德輿

損四日書問兼示新文閎博峻異有立言致遠之旨其於惠愛纎悉重厚甚善甚善以吾子才志與年三者皆富以嘉聲自振若建瓴決水大治良工必有不期至而至者况以日新又日新之盛哉夫豫章珠璣鏌鋣毛嬙終不慮隱之櫝之橈之帷之之為患而擁腫礫石鉛鈍宿瘤之排蔽但發有疾徐耳來問云一人驚之亦多矣豈與族凡校邪此誠得之又云先達病不能公或公而

病其無力今夫滔滔者或辨之不至而苟善待之及揚聲延譽則鉗口結舌大凡舉世之病也如鄙夫者直力不足耳亦懼招倈奔走爲津爲歧至有竊所愛者則寡矣又奚能廢是也從古未達者之望達者何嘗不如是邪先師七十子所擬豈敢當也三復虩然無言喻懐其他慕重續俟會話德與頓首

與人論諫書

杜牧

其疎愚怠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

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舐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於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唯此二者不思中道自秦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

寵覬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鬬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其物慎勿食果更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為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其物第一少食茍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

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不得入廟祀也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謂諫諍之言當如猛之詳善乃從橋近者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塟驪山國亡玄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

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友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譬亹亹繹繹使其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為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僻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為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慰三者

文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既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地宜為吾君抃也閤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其承閤下之厚愛冀於異時資閤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為閤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懐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掃洒以復厥初其縱不得效

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為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為治則為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虗也宜如此也無因面讃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與李諫議行方書　　孫樵

樵甞為日蝕書以為國家設諫官期换君心之非不以一咈其言而怠於諫即繼以死非其職邪執事居其官亦甞有意於此乎開元之間豈特諫官而後言邪苟立

天子廷者皆得開口奮舌爭於上前故自貞觀已還開
元之政最為修明及林甫舞智以固權張詐以聾上於
是束羣僚之口縛諫官之舌且以法中敢言者由是林
甫之惡熾而勿復開祿山之逆秘而勿復知天寶之政
由此而荒矣今者下無林甫遏諫之權上有開元虛己
之勞如此則敘立明庭者皆得道上是非不顧時忌矧
執事官曰諫議哉執事則不能言避其官而逃其祿可
也官秩優而位崇者少邪今年三月上嘗欲營治國門

執事尚諫罷之令者詔營廢寺以復羣髡三年之間斤斧之聲不絶度其經費豈特國門之廣乎稽其所務豈特國門之急乎何執事在國門則知諫在佛寺則緘默勇其細而怯其大豈諫大夫職邪樵以為大蠹生民者不過羣髡武皇帝發憤除之兾活疲甿令天下之民喘未及息國家復欲興既除之髡以重困之將何以致民於蕃富乎樵不知時態竊所憤勇故作奏書一通以明羣髡大蠹之由生民重困之源無路上聞輙以寓獻執

事儻以樵書爲不狂試入爲上言其略

答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其還白天下病不言久矣吾子猥貺嘉言以篤鄙人之志是勖天下之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文邪夫言豈一端而已矣知惡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爲惡不思乎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爲善者不勸其慕也此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安政不爭斯語直以阨蒙摧頹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天

下其誰一從僕之所云邪吾子知僕將宦遊訪僕曰是
役也為身之役歟為人之役歟意甚善古人曰仕非為
貧也又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
飲食犬馬聲色屋室使僕之屑屑歟僕將沈棄蹇連乎
則撫循吾之軀何為也其將奮飛騰凌乎則君之建官
行封豈私吾飢而寒也又曰親戚處乎大位力主人也
足下之所謂親戚者曷若僕之有身邪足下所待僕者
寧以私曲從義乎天下之君子固當有以自力也粤其

果有茂異僕幸側聞其風曷敢不踴躍諸道干彼不識況親戚之無間乎苟不能籍此第僕能貴富之且猶莫許而況又妄於他人邪又曰不待位而言之大道之言也信哉古人有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芻蕘者得進其狂妄焉足下念僕孱性而欲輔僕愚心共主公於天下是直諒多聞之益也其則何幸其將責僕以必聞以至公之道為市賈於天下也且何人哉昔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録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

恨以舉賢進能豈有私邪謝絶之有郎功髙不調而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髙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遷幕府長史郎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上而薦之其匿名跡遠權勢如此彼推揚賢哲乃公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富平隂陽用不敢當如僕瑣瑣方困柰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許乎人哉東

野用心冀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望於鄙人也某頓首

與鄭駙馬書　　張說

晚尋莊周書以天地為國道德為身老室之戶牖孔門之棖闑足可反覆孝慈胎育仁義而晉朝賢士乃祖尚浮虛弛廢禮樂其所遺失將詣真宗不愈遠也老稱歸根曰靜復命知常復命近於無有知常其有知見邪斯故反照爾孔云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窮而窮之

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為我用唯此二義繫莊生亦不始盡言焉非滎陽之深於道者孰為輕導慈意也

與濟法師書　　白居易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昨者項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荅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

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乗說四諦法為中乗說十二因縁法為大乗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投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為小乗人說大乗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内於牛跡也若為大乗人說小乗法是以穢食置於寳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揔其義云為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

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處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耶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說小乘法為大乘人說大乘法為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刧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

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
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
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
同一病衆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
故爲妄分别折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機說法斷佛道
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
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
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

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

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偏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為說邪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邪若應病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

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讃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泥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縁者無明縁行行縁識識縁名名縁色色縁六入六入縁觸觸縁受受縁愛愛縁取取縁有有縁生生縁老

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
一義也畧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
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
識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想緣一則色在
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旣不類逆論之又不同若
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
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
上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法而作佛

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箧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啓問居易頓首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事書　　柳宗元

其白前所以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憒悶動作宜以為未得其粹美而為麤礦慘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以為告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過數百言以為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

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本性移焉又況鍾乳産於石石之精麤踈密尋尺特異而穴土之上下其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依而産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烱然而耀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麤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細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顇不發叢齒積

顙重濁頑樸食之使人偃蹇抑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悶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至精凡為此事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樠空立中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踠趹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

以備砥礪徐之蘘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龜皆可以卜泗濵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闞轂而轢輪者皆可以為師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為大盬西子之里惡而矉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没輕儳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桑啗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類芙蓉而

有光言當歸者似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似人形黄芩似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之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云某者良也又經注云始興為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為始興也今再三為言者惟欲得其精英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心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而誇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某白

唐文粹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七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四

宋 姚鉉 編

書六 揔一十一首

論文上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柳冕

與徐給事論文書

荅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荅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頓首別後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興盡日為外事所撓有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為之或有為而為之既為頗近教化謹録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為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也自夫子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關雎興而

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興矣天其或者肇往時之亂為聖唐之治興三代之文者乎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盡先王之教在吾子復而行者鼓而生之晃頓首

與徐給事論文書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已降為文者本於

哀豔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為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為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淩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為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為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逺古則不足

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答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猥辱來問曠然獨見以為齒髮漸衰人情所惜也親愛遠道人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聖與賢在有情之内久矣苟忘情於仁義是殆於學也忘情於骨肉是殆於恩也忘情於朋友

是殆於義也此聖人盡知於斯立教於斯今之儒者苟持異論以為聖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窮達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義之道斯須忘之斯為過矣骨肉之恩斯須忘之斯為亂矣朋友之義斯須忘之斯為薄矣此三者發於情而為禮由於禮而為教故夫禮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於道故來書盡於道是合於情盡於禮至矣昔顏回死夫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夫子曰天喪予是聖人不忘情也久矣

丈人豈不謂然乎如晁者雖不得與君子同道實與君子同心相顧老大重以離别况在萬里邈無前期斯得忘情乎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况十年乎前所寄拙文不為文以言之蓋有謂而為之昔堯舜殁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為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為道言而為經行而為教聲而為律和而為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為志發言為

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為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為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

不足徵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末由也已丈人儒之君子曲垂見褒反以自愧晃再拜

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辱前月十二日書問文章之道將帥之事朋友之義有君子之道三甚善甚善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本於教化堯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殁頌聲寢騷人作淫麗興文與教分為二不足者彊而

為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則恥為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夫日月之麗仰之愈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樂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掃地盡矣噫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之老夫從君子久矣雖欲學之未能文之不足以當君子之褒然詠乎堯舜之道

舞乎沂泗之風庶乎與同也將帥三軍之師萬人之命子實為之矣今國家之患患在師老足下之患患在勢分且天下大勢也善為將者乘天下之勢苟變化在人則用之如神彼勢合者驅而盟之使其擾從桓文是也勢分者力以傾之使其削弱申商是也則遇非常之時不可以尋常之事邀萬代之勲明矣今足下據億丈之城仗大順之衆有桓文之志苟不修其軍政合其大勢制其死命則不足以輟東顧之憂故老夫前書開陳古

義以激壯心而猥辱遠示以為聽道路之說甚不然也
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令子
為大將實制東夏為不義而殭力不能制者春秋亦恥
之國不富而邑兵不教而殭敵不謀而亡是管仲無功
於齊商君無能於秦子房無謀於漢矣蓋求天下之智
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此將帥之本也較短長定曲
直乃匹夫之為爾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相成者僕雖老矣辱君子之遊同君子之道見君子

之榮三十年矣子之善猶僕之善也得不相成乎且百年之壽人誰及之歲月有窮天地有終惟立德立言立功斯為不朽彼聖賢救世死而後已氣有所感也故天下有樂賢人樂之天下有憂賢人憂之樂毅所以徇弱燕之急復彊齊之讎韓信所以感推食之恩申戰勝之感意氣所感天地相合況於人乎天方授子子實為將得不憂之乎噫德與言僕無望矣立功立事在吾子為之壁可求也時不可再也是以古人惜時之過已昔者

仲尼以大聖之德不免為旅人之身斯無時也賈生以希世之才而無佐命之勲斯無位也今足下遇非常之主統桓文之師時與位泰矣茍功成於身則義動天下使天下之人受其賜不亦休哉旣書慨然心馳旗鼓之下某頓首

上于襄陽書　　　　韓愈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詞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詩詞移族從并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

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口詠其言心維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忘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踰尋丈人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棹憚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内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竒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威動乎樞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侔燀赫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

韶頀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揚子雲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隨之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則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

詳察愈恐懼再拜

寄李翺書　　裴度

前者唐生至自滑猥辱致書札兼獲所貺新作十二篇度俗流也不盡窺見若愍女碑烈婦傳可以激揚烈教義煥於史氏鍾銘謂以功伐名於器非為銘與弟正辭書謂文非一藝斯皆可謂救文之失廣文之用也甚善甚善然僕之知弟也未知其他直以弟敏於學而至於文就六經而正焉故每遇名輩稱弟不容於口自謂彌

久益無愧詞竊料弟亦以直諒見待不以悅媚相容故不唯嗟悒亦欲商度其萬一耳若弟擯落今古貶遺經籍斯則如獻白豕何足採取若猶有祖述則願陳其梗概以相叅會耳愚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為下不知其帝力其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是作周孔之文也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

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為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為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

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俾後之作者有所裁准而請問於弟謂之何哉謂之不可非僕敢言謂之可也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至善矣能止乎若遂過之猶不及也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儷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韻為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為意也且文者聖人假

之以達其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踰又何必遠闚經術然後騁材力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聦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非也雖失於小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磔裂章句隳廢聲韻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清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庶幾高明少納庸妄若以為

未幸不以苦言見革其惑惟僕心慮荒散百事罷息然意之所在敢隱於故人邪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云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為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為防焉爾弟索居多年勞想深至窮陰凝沍動息何如入奉晨昏之歡出參帷幄之畫固多適耳昨弟來欲度及時干進度昔歲取名不敢自高今孤煢若此遊宦謂何是不復能從故人之所勖

耳但寘力田園苟過朝夕而已然待春氣微和農事未動或策蹇謁賢大夫兼與弟道舊未爾間猶希尺牘珍重珍重力書無餘從表兄裴度奉簡

叙詩寄樂天書　　元稹

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閫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

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其邑將其能遏亂亂衆寧附願爲其帥名爲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爲旨意有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於几閣甚者擬旨詔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内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

備稱之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為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議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隤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宫闥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即日為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為外諸

翁深賜憐奬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自得由是勇於為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皆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為詩性復僻嬾人事常有閒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

古今成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氣色當花對酒樂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其身悼懷昔遊凡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閒處無所投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嬾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麤遂成多大然亦未嘗繕寫適值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僕詩章謂為能觧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

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往古者為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為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為古詞體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為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為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為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為流者為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為題又有以干教化者近昵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鬢衣服廣脩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豔因為豔詩百餘首詞有今古又兩體自十

六時至是元和七年矣有詩八百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筐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僅亦有說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既乏全然之德命與不偶未遭可為之事性與不惠復無垂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徼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墊卑褊人事稀少近歲荒凶死亡過半

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
豹蛇虺之患小有蟆蚋浮塵蛛蜘蛒蜂之類皆能鑽齧
肌膚使人瘡痏夏多陰霪秋為痢瘧地無醫巫藥石萬
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處向僕之命不厚也如此知不足
也又如此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
與足下必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立事之驗邪但恐一
旦與急食者相扶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已之誚
是用悉所為文留穢箱笥比夫格奕樗塞之戲猶曰愈

於飽食僕所為不又愈於格奕樗塞之戲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書中得七年已後所為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事前所為寄思玄子者小歲云為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令亦寫為古諷之一移諸左右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嬾不就今在閒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内畀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答楊中丞論文書

柳冕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

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意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沈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

不知之既知之則當使之無病蓋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冕白

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專使至辱書并歸拙文如見君子所褒過當無德以當

之幸甚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即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昔游夏之文日月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也茍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逮德下衰其文漸替

惜乎王公大人之言而溺於淫麗怪誕之說非文之罪也為文者之過也夫善為文者發而為聲鼓而為氣直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竝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為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教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茍力不足者彊而為文則蹷彊而為氣則竭彊而為智則拙故言之彌多

而去之彌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詞不可逮則不足當君子之褒敬叔頓首

答莊充書　　杜牧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為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彊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

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辭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紛䋣䋣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文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為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為之詩書春秋左氏已降百家之

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已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子雲著書欲取覆醬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竝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尚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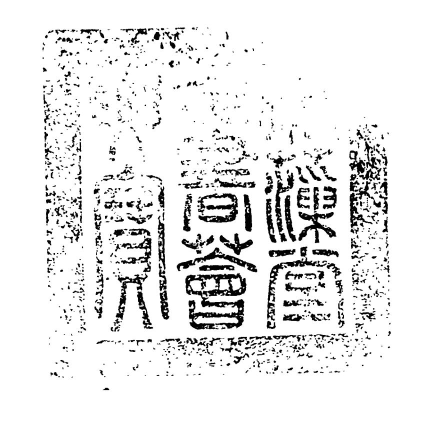
與賈秀才書　孫樵

主簿足下曩者樵耳足下聲聞足下售於時何晚及目

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於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頷驪龍抉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雠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坎坷齊魯矣馬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谿碣窮陳拾遺以感遇詩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皆相望

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别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禄不動於心窮達與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樵之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若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捧足下文能不濡睫懼足下自得也淺且疑其道不固因歸五通不得無言

唐文粹卷八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唐文粹卷八十五

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唐文粹卷八十五

宋 姚鉉 編

書七 啟附揔一十一首

論文下

與陸傪書 李翺

答李生二書 皇甫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翺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與王駕評詩書

荅進士王載言書　李翺

上楊相公啟　劉太真

上知己文章啟　杜牧

上令狐相公詩啟　元稹

與陸傪書　李翺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十九

雖有名於時俗其率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罸罪也甚矣爲善者將安所歸乎翺書其人贈於兄贈於兄蓋思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歎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揚子雲矣書巳之文次忽然若觀之文亦見於君也故書苦雨賦綴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詠其文則觀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揚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

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有過於斯者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之寫誦之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當書一章曰獲麟詞其他亦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述適有書寄弟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以贈焉亦惟讀觀愈之詞蕫一詳焉翺再拜

答李生　　皇甫湜

辱書適曛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永來意之厚傳曰言

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為足下荅幸察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為岳必滔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棟必橈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為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圖王

不成其弊猶可以霸朝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艷聲病之文恥不為者雖誠可恥但慮足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足下舉進士舉進士者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迺足下所不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恥之不當求也求而恥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恥濡足也寧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

迺在位者之事聖人得勢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光揚之作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末稱思之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疎怠聊復所為俟見方畫湜再拜

第二書

湜白生之書辭甚多志氣甚橫流論說文章不可謂無意若僕愚且困迺生詞競於此固非宜雖淤惡言無從

不可不卒勿恡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迺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為貴者非也文則遠無文即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邪夫繪事後

素既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生自視何如哉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為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生輕宋玉而稱

仲尼班馬相如為文學按司馬遷傳屈原曰雖與日月爭光可矣生當見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習不暇者也豈生稱誤邪將識分有所至極邪將彼之所立卓爾非強為所庶幾遂謙嫉之邪其何傷於日月乎生笑紫貝闕兮珠宮此與詩之金玉其相何異天下人有金玉為之質者乎被薜荔兮帶女蘿此與贈之以芍藥何異文章不當如此說也豈謂怒三四而喜四三識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長本非長短形之

則長矣虎豹之形於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做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知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與文學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類豈可以彈喻彈乎是不根者也生稱以知難而退為謙夫無難而退謙也知難而退宜也非謙也豈可見黄門而稱貞哉生以一詩一賦為非文章抑不知一之少便非文章邪直詩賦不是文章邪如詩賦非文章三百篇可燒矣如少非文章湯之盤銘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為甲賦矣

不得稱不作聲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為事不當以進士冠姓名也夫煥乎郁郁乎之文謂制度非止文詞也前者捧卷軸而來又以浮豔聲病為說似商量文詞當與制度之文異日言也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迺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為虛張以相高自謾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傍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

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傳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問於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復不能盡不宣湜再拜

復友生論文書　　陸龜蒙

辱示近年作者論文書二篇使僕是非得失於其間僕雖極頑冥亦惴息汗下見詆訶之甚難招禍患之甚易也況僕少不攻文章止讀古聖人書誦其言思行其道而未得也每涵咀義味獨坐日昃案上有一杯藜羹如

五鼎七牢饋於左右加之以撞金石萬羽籥也未嘗干有司對問希品第未嘗歷王公丐貸飾車馬故無用文處江湖間不過美泉石則記之聳節槩則傳之觸離會則序之值巾罍則銘之簡散上聲澹誕無所諱避又安知文之是歟非歟生過聽德我太甚苟嘿嘿不應非朋友切切偲偲之義也故扶病把筆一二論之曰我自小讀六經孟軻揚雄之書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無出於此及子史則曰子近經經語古而微史近書書語直

而淺所言子近經近何經史近書近何書書則記言之史也史近春秋春秋則記事之史也六籍中獨詩書易象與魯春秋經聖人之手耳禮樂二記雖載聖人之法近出二戴未能通一純實故時有齟齬不安者蓋漢代諸儒爭撰而獻之求購金耳記言記事參錯前後曰經曰史未可定其體也案經解則悉謂之經區而別之則詩易為經書與春秋實史耳學者不當混而言之且經解之篇句名出於戴聖耳王輔嗣因之以易為經杜元凱因之以

春秋為經孔子曰學詩乎學禮乎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知我以春秋罪我以春秋未嘗稱經稱經非是聖人旨也蓋出於周公諡法經緯天地曰文故也有經書必有緯書聖人既作經亦當作緯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緯者且非聖人之書則經亦後人名之耳非聖人之旨明矣尚以六籍謂之經習而稱之可也指司馬遷班固之書謂之史何不思之甚乎六籍之內有經有史何必下及子長孟堅然後謂之史乎孔子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也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此則筆之曲直體之是非聖人悉論而辨之矣豈須班馬而後言史哉以詩易為經以春秋為史足矣無待於外也謂經語古而皆微則易曰履霜堅氷至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節不可貞之類果純古而微乎謂史語直而淺則春秋書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陲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之類果純直而淺乎經不純

徵史不純淺又可見也言文之不可立喻則曰春秋不當言無使滋蔓又云春秋舉軍旅會盟豈非敘事邪引左氏傳語徵左氏敘事悉謂之春秋可乎春秋大典也舉凡例而褒貶之非周公之法所及者酌在夫子之心故游夏不能措一辭若區區於敘事則魯國之史官耳孰謂之春秋哉前所自謂讀六經頗有熟者求文之指趣規矩不出於此妄矣又一篇曰其文也其辭也文既與辭異是文優而辭劣耳易之繫辭曰齊小大者存乎

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又曰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之辭非文邪書載帝庸作歌臯陶乃賡載歌又歌五子之歌皆辭也書之辭非文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之辭非文邪禮有朝聘之辭娶夫人之辭樂有登歌薦辭禮樂之辭非文邪法言曰往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孟軻之辭非文邪太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揚雄之辭非文邪是知文者辭之㮣辭者文之用天之將喪斯文也天之

未喪斯文也不當稱辭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不當稱文文辭一也但所適有宜耳何異塗云之哉又曰聲病之辭非文也夫聲成文謂之音五音克諧然後中律度故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聲之不和病也去其病則和和則動天地感鬼神反不得謂之文乎猶繪事組繡中有精耳大凡解人之說不敢避墉援膚爪而自矜於堂奥心府也要在引學者當知之事以明之而已矣師道不行後生多泥於所習有陷而溺者

力能援之可也如其不同請觀近而後罰

答開元寺僧書　李翺

前日見命作開元寺鐘銘云欲藉僕之辭庶幾不朽而傳於後世誠足下相知之心無不到也雖然翺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讓乎知聖人之道者也當見命時意亦思之熟矣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氏無益也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紿乎天下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吾之辭必傳於後後有聖人如仲

尼者之讀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吾畏聖人也夫銘古多有焉湯之盤銘其辭云云衛孔悝之鼎銘其辭云云秦始皇帝之嶧山銘其辭云云於盤則曰盤銘於鼎則曰鼎銘於山則曰山銘盤之辭可遷之於鼎鼎之辭可移之於山山之辭可書之於碑惟時之所紀爾及蔡邕黄鉞銘亦紀功於黄鉞之上爾或盤或鼎或嶧山或黄鉞其意與言皆同非如高唐上林長楊為之作賦云爾近代之文士則不然為銘為碑大抵詠其形容有異於

古人之所為其作鐘銘則必詠其形容與其音聲與其財用之多少鎔鑄之勤勞爾非為勒功德垂戒勸於器也推此類而極觀之其不知君子之文也亦甚矣然其所為文亦皆有盛名於時天下人咸謂之善焉吾不知吾所獨知其能賢於他人之皆不知乎天下人咸以不知者云善則吾之獨知又何能云善乎雖然吾亦順吾心以順聖人爾阿俗從時則吾不忍為也故久未承教為其所懷也如前所云足下欲吾之必銘是鐘也當順吾心

與吾道則足下之銘必傳於後代矣如欲從俗之所云則天下屬辭之士願為之者甚衆矣何藉於李翺之辭哉幸思之也日中時過淮而南書以通意且為别

與李生論詩書　司空圖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后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

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舉哉賈閬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寒濇方可置才亦為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后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著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

午時天上句云隅谷見雞犬山苗接楚田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筍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銜人得於江南則有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饑得於喪亂則有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入海涸魑魅揀林幽得於道宮則有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

明金像皆龕響木魚又鮮吟僧亦俗愛舞鶴終早得於郊原則有遠坡春旱滲猶有水禽飛（上句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得於樂府則有晚妝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雖庶幾不濱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

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劒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

云故國春歸未有涯　又殷勤元日日欹午又明年上句甲子小欄高檻别人家

今重數生皆不拘於一槩也蓋絶句之作本於詣極此涯只自憐

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為上即知味外旨矣勉旃其再拜

與王駕評詩書

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類而后神躍而色揚今之贄藝者反是若即醫而蘄其

病也惟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為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伎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夐若清沇之貫達大歷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劾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閬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逾褊淺矣然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

生者寓居其間沈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録尚累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撑霆裂月劼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怍也

答進士王載言書　李翺

翺頓首足下不以翺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則可

皆告曰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况如翺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閎者邪雖然意盛不可以不荅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德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材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

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咏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焉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其色黄白不必均也

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主於理言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襃僮

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有之矣劉氏人物志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辭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

所陳者非吾之所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為文且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乎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

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囅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也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知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重其義列於經傳皆可詳別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

於師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産於齊兄事晏平仲傳曰子謂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言游過也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一而

慢其二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前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竝行也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践之與翺書亟叙足下之善故敢盡詞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為犯李翺頓首

上楊相公啓　　劉太真

太眞啓前者曲蒙處分令獻所學舊文伏念早年僻居江介迯窺經典莫究宗源天寶中常遇故揚州功曹蘭

陵蕭君語及文學許相師授而家貧世亂不克終之其後從役外府所用寡細雖抱宿心無因警發雖欲奔前賢之牆宇揖作者之風度涉隅角而輙滯望端倪而自失常有一言適至理一章逸遺恨竊懷恥愧不覺淹久以深稽命之罪寧負厚顏之愧謹上近所紀錄三十餘章及復内省慙惶汗流伏惟相公秉人文以作相敷天縱之盛美發六籍以立言極三才之奥義恊贊一德化成羣有懸衡而制其輕重操繩而審其曲直小人既無

學術又無材用形神低悴年鬢頹老又念頃日曾霑引問擊蒙而恒失所對庸劣而竟無上補今復以此昧塵明鑒相公假為之納其瑕穢小人不亦自重其嫌斥乎向使殭仕之閒獲趨門館荷深仁於哲匠被君子之善誘雖其頑魯或有庶幾之道焉今過五十已加其四學之已困力又不足遇伯樂而反惡於長鳴視姬姜而自退其陋質抑小人之命也不敢多言謹啟

上知己文章啟

杜牧

其啟其少小好為文章伏以侍郎文師也是敢謹貢七篇以為視聽之汚伏以元和功德凡人盡當謌詠紀敘之故作燕將錄往年弔伐之道未甚得所故作罪言自艱難以來卒伍傭役輩多據兵為天子諸侯故作原十六衛諸侯或恃功不識古道以至於反側叛亂故作與劉司徒書處士之名即古之巢由伊呂輩近者往往自名之故作送薛處士序寶歷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有廬終南山下嘗有耕田著書志故作望故園

賦雖未能深窺古人得與揖讓笑言亦或的的分其狀貌矣貞元四年來在大君子門下恭承指顧約束於政理簿書間永不執卷上都有舊第唯書萬卷終南山下有舊廬頗有水樹當以耒耜筆硯間齒髪尚壯間冀有成立他日捧持一遊門下為拜謁之先或希一奬今者所獻但有輕黷尊嚴之罪亦何所取伏希少假誅責生死幸甚

上令狐相公詩啟　　元稹

其敵其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歧强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為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抉摘芻蕪塵穢尊重竊承相公直於廊廟間道其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懼慙忝無地其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十餘年矣閒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風達者有之詞直氣麤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惟杯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

為律體卑下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斅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為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為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為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湖間為詩者或相倣

斆或力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

異於篇亦目為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由往往

歸咎於某嘗以為雕蟲小事不足自明閒相公記憶累

句已來實懼糞土之牆庇於大廈使不復摧壞永為板

築者之誤輙敢繕寫古體詩歌一百首一百韻至兩韻

律詩又一百首合為五卷奉啟跪陳或希構厦之餘一

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欃櫨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

十餘年之邅迴不為無所用心耳詞旨瑣劣冐黷尊嚴

伏俟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唐文粹卷八十五